

郑重捐赠文献展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出

百里溪畔，沐老报人的风骨学养

■本报记者 许勇

集记者、学人、书家于一身，《文汇报》高级记者郑重既有知名报人敢为人先的风骨与情怀，亦见老一辈文人散淡天真的学养与气质。

昨天，“百里溪畔沐秋荫——郑重捐赠文献展”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幕，将展至2024年1月21日。展品多为郑重多年积累珍藏的采访笔记、新闻报道、著作手稿、往来书信、工作用品等，丰富内容串起著名记者成长足迹，也勾勒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时代变迁。

“把藏品捐赠给博物馆，就像女儿出嫁，给她找到了好的婆家。”年近九旬的郑重神采奕奕，他自谦是“普通的记者，没有特别贵重的东西”，“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就是新闻记者的家，我把当记者以来的笔记本、2000多封读者来信和在上海博物馆十年留下的记录交到这里，等于放在自己家里，很放心。”

一支笔推动时代进步

郑重曾说：“时间是新闻记者的情人，又是最无情的情人。记者生活、记录、报道的不过是此时、此刻、此分、此秒的事情，为记录这个‘事情’，要献出自己的虔诚与忠实。”心有所信，文有所持，郑重身上可见一代报人风范。

展览分两个单元，第一单元为记者生涯，着重展示郑重在新闻方面的贡献，包括“笔绘杏林春深”“拥抱科学春天”“探索中华文明”“传承文汇报薪火”四个小节，分别从医疗卫生、科学教育、考古访今、专业精神等方面展现郑重的突出成就，阐释他在新闻工作中的开创性与探索性。

1962年进入文汇报社，郑重笔涉医疗卫生、科学、教育、文博艺术等领域，写过《接手记》《紫荆树下访友人》等名篇，影响深远。跑哪条线，都有所获。比如，跑卫生领域时，郑重随老记者报道我国第一例断手再植手术，而后又独立报道第一例打开肝脏禁区的手术、第一例心脏瓣膜手术等。跑考古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他是提出“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”的作者之一。跑科技领域时，两篇长篇通讯《原子核在“内耗”》《搁浅——双体客轮设计方案提出以后》，送审几经曲折，发表后影响巨大，“内耗”“搁浅”两个原本科学界的词汇，经他的提炼，成为对于社会关系的一种形象概括。

郑重的新闻报道、报告文学和人物传记题材重大，文采飞扬，充满时代精神，体现了一名中国记者的担当和妙手著文章的情怀，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。他的成就一方面源自个人才识、勤奋敬业，也源自《文汇报》领导的慧眼识珠、爱护支持。

展出的多封书信中，除了与名家往来信札，还有一封来自福建残疾青年梁达东——1977年恢复高考，成绩优异的他却因小儿麻痹症二度被大学拒之门外，他写信向记者求助，郑重与之通信多年，并为此频频走访教育部。“整整十年的拼搏，这



《文汇报》高级记者郑重捐赠文献展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出。(主办方供图)

制图：李洁

里面有多少辛酸、曲折……回想起来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得到了您这样一位知名记者的关心和鼓励，真是我的莫大荣幸。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就想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您……”普通读者的命运因记者的秉笔直言改变，令人感慨。

两三知己乐聊艺术

是杂家，更是专家。记者之余，郑重在书画、考古等领域积累丰厚，著有谢稚柳、唐云、林风眠、应野平、程十发、丁绍光等画家传记，以及张伯驹、张珩、徐森玉、叶恭绰等收藏家传记。郑重却笑言：“随着年龄的变化，人也在变，我始终没有定型，也不想当什么家。”

展览第二单元为学者生涯，着重展示学人郑重形象，包括画家传记、文博专著和友朋信札三个小节，体现了郑重在画家、文博收藏家传记写作中的严谨精专。一批手稿、采访笔记、友人书信、名家签赠本等实物，可一窥他的写作过程和人物交往中的诸多历史细节。

今年5月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馆前夕，郑重将收藏多年的书信2000封、书稿手稿15部、文章手稿100余篇、实物38种、藏书2000册、书法3件等悉数交馆方保存。其中有录音机、磁带等采访工具，最早的“谢稚柳传记”手稿，报告文学名篇《他拥抱地球，也拥抱原子弹》手稿，紫砂壶、砚台等文玩……藏书含大型画

册、特藏本、线装书和谢稚柳、陆俨少等名家签赠本，更是反映了郑重的学术兴趣和朋友圈。这些文献资料是郑重新闻工作和学术工作的生动注脚，也是新闻史和学术史宝贵财富。

展览名称里的“百里溪”取自其书斋号，书斋里自书对联“梧桐人家家家仙人居 桃源深处处处高士宅”勾勒出精神之远。光是这类展品，就道出一段段佳话——谢稚柳曾画壶并作为郑重书“香温”；刘旦宅画壶，由陈佩秋书“独酌寒江雪”；唐云画壶后，题上“烹得新茶消永昼，两三知己共聊闲”……

众人共话多面老报人

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起，郑重与我父亲谢稚柳交往频繁，或谈诗词，或论书画。随父亲参与了很多活动，包括书画鉴定、去新疆吐鲁番看壁画等。从年谱到传记，郑重可以说是了解我父亲最深入、最专业的记者和挚友。”谢稚柳之子谢定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，他的家庭与郑重相识超过半个世纪，这份采访者与受访者的深厚情谊，超越了一般的工作关系，现场展品更是生动传递了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之外对艺术的热忱，值得后辈学习。

《文汇报》原副总编辑茅康涛回顾郑重名篇，提及《从医学专家到外语教授》《原子核在“内耗”》《天上人间》、陈中伟断指再植手术、吴孟超肝脏手术、蔡用之心脏瓣膜手术等极具影响力的报道。“这些报道是郑重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深度写照，反映了学者型、专家型记者的斐然成就，他对《文汇报》以及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。”

文汇报复旦新闻班班长冯学锋分享了与郑重多年情谊。40年前，郑重为新闻班上通讯写作课，如何做文章，如何做采访，如何以记者的身份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用一支笔推动时代进步，郑重言传身教陪伴新闻班同学的成长。“对于新闻班的同学们，郑重老师既是新闻工作中的师父，也是关爱他们的父辈，在生活中也给予他们温暖关爱。”

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朱大建带来郑重著作《时代风云录》《中国古文明探源》。“新闻作品可以是永恒的，他记录历史，历史也记住了他。新闻界传说，郑重房间后来的住客在抽屉里发现一篇通讯开头，足足写了九遍，可见郑重的敬业。”他认为，郑重很多新闻作品就达到了“瞬间的永恒”这一境界。

“郑重以新闻记者为志业，感受社会脉搏与民众心声，写出许多广受欢迎的新闻通讯；退休后又任文博收藏、书画艺术等方面屡有建树，致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。此次特展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与物证，也是新闻人精神的直观展现。”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说，“馆方有责任把老报人的精神传统传播好、继承好。”

■本报记者 王筱丽

传世名著《世说新语》遇见“世界非遗”昆曲，取材于无锡古典爱情故事的首部小剧场锡剧、“竹林七贤”代表人物嵇康在越剧中“逆天改命”……“2023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”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，热烈的不只是台上的演出，还有幕后的剧本创作。在今年的展演中，可以看到多部原创剧本集体登场，带领观众访古问今。秉持包容不拘的选剧品格，“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”不仅是展演的平台，同样是戏剧文学相辉的舞台，青年戏曲人从中崭露头角，更多编剧也因此“被看见”。

什么样的小剧场，让梅花奖演员“爱演也怕演”

“这个中国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雪夜，在昆曲的舞台上伸了个懒腰，活了过来。”编剧罗周这样形容昆曲《世说新语》中的“访戴”一折，王羲之雪夜访戴逵，未至而返，名士潇洒自适的心性让她在创作过程中屡次动容，泪流满面。昆曲素来以明清传奇为依托，《世说新语》系列将魏晋这一极具魅力的时代搬上了舞台，填补了昆曲舞台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。

前晚，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出品的《世说新语》之“索衣”“访戴”在长江剧场·红匣子上演，演出结束，众多戏迷守住剧场后台出口，围堵“访戴”主演施夏明要签名。鲜在昆曲舞台上见到的叙事题材不仅让观众惊艳，也让演员跳出了舒适区，连梅花奖演员施夏明也感慨——“‘访戴’是我最爱演也最怕演的一出戏，它身段程式的丰富性，在我排演过的戏中是前所未有的。”演员丰富的身段、翻飞的斗篷，亦歌亦舞的舞台上点点雪花飞扬出一整个诗意空间。

小剧场，贵在创新与不重复。大戏小演、老戏新演早已无法满足创作欲旺盛的编剧们。接到无锡市锡剧院的创作邀约，青年编剧俞思含与院方首先敲定的，就是要为剧种的首部小剧场作品量身打造一部剧本，“用锡剧的形式，书写这座城市的古典爱情故事，是一次别样的体验，也彰显了江南的地域文化特色”。她对记者表示，锡剧《红豆》应运而生，昭明太子与女尼慧如纯粹的爱情故事难得地走上舞台。年轻的编剧将钟爱的浪漫电影桥段化进剧中，便有了作品开头，萧瑟与慧如在月明之夜，不再隐藏相思之苦，向对方奔跑而去的动人场面。

在实验的阵地，青年编剧边尝试边创作

“我是从小剧场成长起来的演员！”《红豆》已经是俞思含带进“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”的第四部作品，三部原创、一部经典改编，高产出的背后是她作为编剧的积累与进步。这两年，她也逐渐开始尝试大剧场作品，在她看来，正是在小剧场创作中锻炼起来的剧本创作能力给她提供了底气。“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要把戏剧性展开，小剧场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笔墨要更凝练，视角要够独特，文本与剧种要更贴合。”

无独有偶，编剧张燕也有着类似感受。昨晚，越剧《假如我不是嵇康》首演，张燕在剧中给予嵇康三次“从头再来”的机会，选择了长乐亭主、钟会、吕安三个对嵇康而言至关重要的对手人物，借纯虚构的“广陵子”形象穿针引线。假定性的手法将嵇康的不同人生阶段流畅地串联在一起，观众也得以快速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，思考关于知识分子的性格命运和人生价值的问题。

《假如我不是嵇康》的叙事手段不仅对观众来说充满新鲜感，对于编剧同样是一次试水。“边建构、边破解、边想象。”这是张燕的第一部戏曲小剧场，“没有了大剧场审美习惯的限制，创作者可以用上十八般武艺，放开手脚地构思。”她对记者说：“小剧场就像是一个小孩，可以在尝试中犯一些小错误，也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上天入地。”创作过戏曲、话剧、音乐剧、滑稽戏多种门类的舞台艺术，张燕感慨戏曲自带的深厚养分能够极大地滋养创作者，从中式美学的人物塑造，到唱词中的韵律感，无不让她受益匪浅，“小剧场是实验的阵地，希望这部作品是我小剧场戏曲之旅的一个起点”。

二〇二三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进行时系列报道

让原创精神烛照创新戏剧空间

■本报记者 王彦

“我想过无数次和她的重逢，但我没想过会是这样的。”扮演“宝总”的胡歌在预告片开头第一句话音刚落，多少人顺手就点了转发，文案“长远不见，进来吃杯茶”。

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，王家卫导演的首部剧集《繁花》官宣定档，将于12月27日开播。剧集由秦雯编剧、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，胡歌、马伊琍、唐嫣、辛芷蕾等共同演绎上世纪90年代阿宝、玲子、汪小姐、李李众人“花瓣散落余馨，与土地发出郁热气息”的上海往事、风云际会。

开机三年多，《繁花》发过三次预告，《时光如水—阿宝篇》《繁花满眼—宝总篇》到最新《繁花时代》。王家卫自己解读，从一文不名的阿宝摇身到叱咤风云的宝总，皇皇大时代，人人争上游，托住命运的是时代之手，“《繁花》讲的就是时代，短短十年，除了个人奋斗，他需要时代的加持”。王家卫镜头下的1990年代上海何等样貌？微博超6.7亿阅读量的话题里面，太多人等着“进来看风景”。

时间的河流下，是上海独有的灵魂

说来也巧，新剧官宣正遇上金宇澄生日，剧方给老金定制海报，有书迷留言“十年一瞬”。2013年，小说《繁花》正式出版。十年间，加印到了54次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伟长说：“它像新书一样受到关注，畅销又长销。”十年间，金宇澄又交出新作。2020年《繁花》开机，胡歌带进剧组的书就是《回望》，他边演阿宝，边看“阿宝”的爸爸和妈妈在半个世纪前惊心动魄的生活”。

王家卫拍得不紧不慢，胡歌陆陆续续跟着，不时回到30年前的上海，感觉很是微妙。有人说，对1990年代上海沉淀着的市民社会记忆，导演也许都不那么清晰。这话部分有理——王家卫在上海，早早移居香港。2014年香港书

展，他在对谈中告诉金宇澄“你补足了我在记忆的空白”。上海是胡歌长大成人的地方，只是30多年时过境迁，作家笔下“闹哄哄的辉煌”发生时，演员还在少年时。

不过，剧组倒是1比1实景还原过30年前的黄河路、思南路，作为剧中人命运的摩登秀场和时代韵脚。金宇澄、王家卫、胡歌还先后把私家旧物——1984年结婚时新娘子穿的红色开襟外套、30多年前“天女”绍兴黄酒、妈妈的飞人牌缝纫机，一一贡献给剧组，以此召唤观众对1990年代上海的丰沛记忆与盛大想象。

主观的记忆、客观的实物共存于《繁花》剧组。出版人给出另一重视角：在时间的河流下，是上海独有的灵魂。“上海本身有着巨大的符号象征意义，她容得下不同审美维度的书写。”李伟长说，上海有“长恨歌”余音绕梁，有“千里江山”幽深壮丽，也有改革开放后喧嚣烟火气里的“繁花”迷人眼，一座城市在时间里的多样性或许才是她的魅力。就像书里原本写的那样，世态人情、饮食男女都真实地存在着，但在同一个时空，也有人爬上屋顶，听黄浦江船鸣。至于文本所及的想象之处，到影像改编后实打实的画面演绎之间是否必然严丝合缝，他觉得，一门艺术有一门的创作样貌，“1990年代让人记忆尤深的是人的蓬勃向上，影像怎样表达上海人认真、热烈‘生活’的姿态，展现他们跃出时间洪流的欲望和奋斗，这些是我所期待的”。

双语版本，也许恰能提供原著语言魅力的显影

王家卫为何对《繁花》一见如故，以

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，电视剧官宣定档

王家卫的《繁花》，响还是不响？



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，王家卫导演的首部剧集《繁花》官宣定档，将于12月27日开播。

至专门为这个故事执导生涯第一部电视剧？有人猜测，因为金宇澄一上来就提了王家卫电影：“独上阁楼，最好是夜里。《阿飞正传》结尾，梁朝伟骑马觅马……否极泰来，这半分钟，是上海味道。”但可能，作者和导演惺惺相惜还源自对语言的共鸣。

金宇澄写《繁花》，大多是聊天聊起来的，大故事套小故事，一个人带出另一个，男男女女红尘万丈。人物

在叙述中对话，又在对话中叙述，一旦话接不下去了，有一个人就“不响”。整个小说里一千多个“不响”，生生把这个汉语词典里没有单独注解的词贴上了作家的个人标识。小说的奇特之处在于，懂上海话的会自然而然用上海话去谈，不懂沪语的用普通话也完全能正确理解，“完成了传统讲唱话本的传承与上海市井生活经验的结合”。既展现了沪语的文学魅力，

更是用沪语的内在逻辑，将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大历史和私人生活娓娓道来。

文本到了王家卫手上，他选定一批上海籍演员，就是为了台词里那些玫瑰金手表、派力司香灰色西裤、“夜东京”蟹黄小笼、“至真园”芙蓉蟹斗……凡此种种，能用正宗生脆的上海话说出原汁原味，道明白那些派头、噱头、苗头、人面、情面、场面里的恩怨情仇。正式开

播时，《繁花》在腾讯视频播出沪语版，而在央视视频频道播放普通话版本。一个以方言逻辑运行但不以方言写作的小说，将在台词的双声道里得以验证原著语言的魅力。

正是2014年的香港书展，王家卫说：“‘不响’代表我不讲话，但不代表不赞成，也不代表不反对。”此时此刻，剧版《繁花》响还是不响，一样适用。